



古今事文類聚

新集
七三九

~~99
73~~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73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七

南江富 大用 時可編

金陵唐 富春 子和刊

都省部

左右丞相

古今事實

文正大雅

宋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
雅范文正公集

萊公大忠

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却莫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七

狄修宗廟天下謂之大忠同上

呂端持重

呂端為相持重職大體每奏對同列多以諸公案所建明一日
內出手札戒曰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言行錄

蒙正無隱

呂蒙正為相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長編

善處大事

大中祥符九年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同上

能斷大事

元祐元年司馬光言切見文彥博沉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
斷大事功效顯著此天下所以共知也

文武大政

景德元年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
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
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

危疑大節

韓魏公琦為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
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故能光輔二后大濟艱難坐置
天下於泰寧公之力也

用論語相

趙韓王普傳太宗時普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定天下一半
佐陛下致太平普為相日每總歸朝則亟闔戶自啓一篋取一

書而讀之終日。雖家人不測也。及鼻且出。則是事決矣。用是為常。後普覺家人始得開。是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又李沆嘗喜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長編

用讀書人

太祖云。作宰相。須用儒者。又云。宰相須用讀書人。嘗勸趙普以讀書。普晚年手不釋卷。會要

作釣魚詩

呂正惠公參知政事。多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時呂蒙正為相。會曲宴後苑。上作釣魚詩。斷章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言行錄

不殖貨產

上因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貨產。真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相。以為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長編

不徼寵澤

日文穆公蒙正為相國。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戚徼寵澤。言行錄

不受苞苴

慶曆中。杜衍為相。苞苴貨賄。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事畧

不為驕侈

王且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官。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且

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言行錄

封還內降

寶元四年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救倖
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千數輒納上前諫官歐陽
脩見上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
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長編

奏格內降

趙忠簡公鼎遷左僕射平章事公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之所
當名用者密條置座右一奏真行之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
行號為賢相言行錄

補奏復進

韓王趙普嘗欲用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白普復奏
之又不用明白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徐拾歸補
綴明白復進之上乃悟其後果稱其職長編

事不密啓

真宗問李沆曰人皆有密啓卿何獨無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
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非諛則佞臣常惡之

抑求使相

李沆為相石保吉求為使相仁宗以問公公曰保吉因緣戚里
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遂寢其事

抑求節度

王文正公自為相官者劉承規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公執

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不過留後

戒抑貪進

王文正公曰可惜張師德向文簡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向公稱適有關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長編

除却例簿

景德三年寇準在中書喜用寒雋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嘗除官同列屢自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以進賢退不肖也卻而不視同上

不用浮薄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帝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如梅詢曾致堯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人皆不進用

稍旌恬退

文潞公為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摺紳奔競非我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知愧乃薦王安世韓維張瓌皆擢用焉

薦人不知

王文正公所薦人未嘗知寇準私公求為使相公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準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

薦姪大用

呂文穆公致仕真宗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材也遂至大用

夾袋疏賢

呂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天下無事善甚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但有一能善用入耳此真宰相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密籍記名

王文正公為相賓客滿坐無敢以私干之者公察其可與言者召與語詢問四方利病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

不市私恩

李沆為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
足收用必和顏温語以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入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若其不足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又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市恩意於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穿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以須使知出我門下耶

大耐官職

向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武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
 中應甚喜賓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昌武往見丞相方謝
 客門無一人昌武入見之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
 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眷倚殊絕何以至
 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
 唯唯使人至厨中問有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乃具以
 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言行錄

爭事上前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兩府上前爭事各別
 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正如推車子其心主於行而

已魏王別錄

決策親征

澶淵之役寇公首乞親征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
 上召問之公曰誰為此謀者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戮鼓然後
 北伐上悟遂決澶淵之行公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
 謔誼呼達旦或就寢則鼻息如雷上使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
 吾復何憂時人比之謝安長編

大事自決

韓魏公琦為相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為參政凡事該政令
 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于大
 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同上

細務進狀

治乎二年。上謂宰臣曰。朕日與卿等相見。每欲從容議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多。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者。歸有司。中書降敕而已。長編

奏陳水旱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王旦為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言行錄

秦辨災異

富弼傳神宗朝。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至者。弼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即上書明其決不然者。事畧

不賀蝗外

李沆為相時。天下大蝗。真宗使人入於野。得外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長編

凡事問且

真宗朝。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聲洋溢。且之力也。兩府凡有大事。真宗曰。曾與王旦議否。且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分紀

屬意相端

見前作釣魚詩

兼判樞院

慶曆二年。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改。故正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命平。董事曰。夷簡兼判院事。而章得象兼使。慶曆五年。宰臣賈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有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相輔。亦帶使名。至于國初。尚緣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兼持大柄。何以關陝未寧。兵議頂。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廷。防邊有序。願罷兼樞密使。從之。長編

出為都督

紹興七年。金虜與劉豫合兵入寇。以右僕射張浚為江淮都督。出視師。

士夫相慶

文彥博富弼並命。是日宣制。上遣小黃門覘於庭。士大夫皆相慶。得入後數日。歐陽脩奏事上。以語脩。且曰。古人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並同上

中外鼓舞

陳康伯時虜兵再犯淮甸。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即家居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制出。中外鼓舞。言行錄

朝野慰望

蘇頌自至和中入相。居京師閭巷之人。皆聞頌名。至是朝野相慶。明白上語。執政曰。蘇頌甚慰人望。長編

都民遮留

都民遮留

司馬公過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都民遮道呼曰公毋歸洛音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

兒童皆知誦

施點守聖與誠蔡揚先生以書遺公曰若盛德大業全績宏模兒童走卒皆知公而誦之至於斟酌元氣調和歲美恢然有所兼容慨然無所顧慕用力勞而收效博者某知之天知之非兒童走卒所與知也言行錄又司馬君實作相蘇東坡以詩賀之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宦官不知名

仁宗問王素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官妾不知名者可充其任仁宗曰如此則富弼可素

曰陛下得人矣長編

名聞夷狄

富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虜問起居

司馬光為政逾年而病居其半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扎論當世急務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遼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長編

天子命坐

宋初宰相見天子必命坐賜茶有入政事則面議之自餘號令

刑賞但入熟狀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

元老不名

真宗初即位對宰相皆不呼名呂端等再拜懇請帝曰公等願命元老朕何敢比先帝乎長編又淳熙七年上宣諭曰每日常朝可同後殿之儀不必呼丞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禮也臣豈敢當陛下欲以更改朝儀須俟他日有碩德在位施行未晚不可自微臣始孝宗聖政

鼎鑪有耳

開寶九年雷德驥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貨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之臣乎長編
真能吸醋

范魯公贊嘉謀偉量時稱名相嘗謂同列曰人能真吸二三醋即可為宰相矣

賜商霖字

張文忠公商英傳時文卓不再彗出天心商英拜相之夜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書商霖一尺字賜之

賜車攻詩

趙鼎為相上御書車攻詩宣示宰執鼎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厲以修政事懷夷狄
言行錄

趙呂並命

端拱元年參知政事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且兼事上諭趙普曰卿勿以位高多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

賢良弭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洽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長編

三相當國

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當國咸平中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當國至和中文潞公富鄭公劉丞相當國退朝錄又嘉熙初喬行簡平董事李宗勉史嵩之為左右相報

二居相位

宋朝以來二居相位惟趙普與呂蒙正事畧

再世三世為相

宋朝再世父子宰相一家呂許公申公韓魏公儀公朝野雜記

又三世宰相呂文穆公從子文靖從孫正獻近時史越王浩子衛王彌遠孫嵩之三世為相

祖孫兄弟並相

祖孫宰相者一家曾魯公欽道兄弟宰相者一家韓康公莊敏相二十年

端拱元年五月普常戒其子弟曰吾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爾等各宜勉勵勿重吾過故自宥命升宰相出入二十餘年未始為其親屬求恩澤者長編

未四十相

宋朝未四十相者范覺民三十一吳元中何文縝皆二十張魏公三十九朝野雜記

輔政十年

王曾姿質端厚人莫敢干以私其名重天下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恩欲歸已然使誰當仲淹伏其言長編

為相一紀

王旦登柄用凡十八年為相首末凡一紀國史

兩入中書

李文正以司空致仕於家燈夕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親酌飲之曰昉兩入中書未嘗傷人害物宜其所享如此言行錄又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皆再入退朝錄又宋朝二入中書惟呂文穆趙韓王同上

二遷至相

宋琪興國八年正月以兵部員外郎為右諫議大夫同判二司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平章事

乘舟偏重

紹聖初童十厚名入相與陳瓘同舟因論國事陳瓘曰譬如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

推車主行見前爭事上前

古今文集

雜著

梓人傳

柳子厚

裴封叔之策。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盡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

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術。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胥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補

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適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僭不街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且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

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
 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
 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待中除中書令執
 宰相筆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狂道
 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
 可恃道於君逆道於人贖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
 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
 以擅富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
 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
 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

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闡荒不救見
 讎不讞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
 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
 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
 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
 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道
 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誡
 無罪記云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宜
 宣其氣美聖人不言而萬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

卿分職宜張其教夫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於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之門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闕未闢玉漏猶滴相君下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得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思使進之佞臣在朝思使黜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而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通相君言焉時君納馬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

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有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君有憂色構巧辭以說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言以媚之私心愒愒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面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必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哉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首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偶為主請誌院壁用表于執政者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

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
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道前而騎卒
擁後來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
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
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
國公韓琦也則不然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
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
而富貴皆公所望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
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
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
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望於公也

豈止誇一時榮一卿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
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
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
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
家而夷險一節至于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
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
幸嘗編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僕射議

杜佑

按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職司
會府而非百僚師長之職也又按丞相亦秦官秦氏每羣臣上

表皆云丞相臣某為首漢之宗臣蕭何為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幾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為首大司馬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嘗置左右未嘗改為相國亦為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為三公於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以至三公為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其後為丞相或為相國或為大丞相雖互為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道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爾朱榮侯景陳武帝齊獻武隋文帝皆為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為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僚之長今尚書令總領眾務提舉綱目僕射貳之誠為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

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僚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遠叶伊尹仲虺為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為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則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案前代錄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喜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道褚彥回齊明帝之徒或是三師或是三公或是大將軍大司馬兼之皆秉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已實宰輔也其特別自有令僕今僕射雖嘗改為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有二師三公尚書令七人豈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襲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案前代使持節得戮二千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置

府辟吏今並登有其實乎此例甚衆不能遍舉安有僕射因致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爲百僚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以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隔品僚屬其可絕禮乎斯不然矣謹議

上光範書

韓退之

正月二十七日韓愈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孟子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

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後十九日復上書曰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爲乃復自納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尚得自舉判官無問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後二十九日復上書曰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于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諛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

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
 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
 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
 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
 恐耳自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
 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
 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假食與沐矣豈
 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
 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
 奸邪諛妄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
 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

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
 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
 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
 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
 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
 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二及門而閣
 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
 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
 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
 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東
 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

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或不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揣揣焉惟不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讀冒威尊惶恐無已。

上杜相公書

曾鞏

夫宰相者，以已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賞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歟。卒之為宰相者，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耶。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文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入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耶。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

以已長格物隨能收敘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一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間閣下為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環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人佐人主立州縣學為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眾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二

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愧於五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筆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於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遂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頂更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墻之

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于名路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及及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賀陳丞相書

朱元晦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陶鑄。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太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家。勿凡所論執。皆係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昧即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凜凜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見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

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待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直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盡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切。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勲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未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

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
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
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
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
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
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
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
於此者而喜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充足以終慰
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爲今日之怏然也抑喜又有
請焉蓋喜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官不過持
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輔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

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強敵在前邊備未立
如之何其可爲也愚思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
古人之所難而明公之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覆思慮不
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爲請
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
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律詩

獻僕射相公

薛許昌

清如水室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疆虜外聞應喪膽平人長
見盡開顏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致却垂衣更何

事幾多詩句詠關關

贈寇相公

陳充

十年閑纜濟川舟。今日開懷敘九疇。道合自符伊鼎用。人賢非在傅巖求。寰區更喜民無病。稼穡先知歲有秋。長與聖朝恢壽域。餐霞難訪赤松遊。

沙路曲

李賀

柳陰半眠。丞相樹珮馬玳玲。踏沙路。帝前簪笏稱南山。獨垂重印。押千官。金利篆字紅屈盤。沙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

題相州韓相公榮歸堂

歐陽水叔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攬

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勲元勳。不須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詩話

老鳳不去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雖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饑鳥臺上噤無聲。未幾曾公亦去。東軒筆錄

詩占大拜

唐韋相國罷右司員外郎。寄寓荊州。作詩云。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鈎鈎。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之矣。北窓瑣言

作詩相嘲

楊牧王鐸逢皆同年也。牧作相逢作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牧大噉之。王拜相逢又作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又怒之。

在中書十四秋

真宗時，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聲洋溢，且之力也。兩府凡有大事，真宗曰：曾與王旦議否？且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陝郊處士魏野以詩寄旦曰：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且感悟，遂求退。

登庸衣鉢相傳

邵氏聞見錄：范曾公曾舉進士，主文和疑愛其文，以第十三登第。謂曾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質以為榮，有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後果為相。

平章事

歷代公華：唐太宗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之名蓋始於此。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御自待舉等始。自是之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唐百官志
宋舊相特命平決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中王文正公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

決公懇辭不拜慶曆初呂文靖公亦以首相求罷拜司空平
章軍國事公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自太師落致仕除平章
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
國事潞公五日一朝申公兩日一朝開禧元年初置平章軍
國事以命韓侂胄蓋侂胄繫御比申公省同字則其體尤重
比潞公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見朝野雜記嘉熙後又加以
重字以喬行簡等為之位丞相之上元尚書省致平章
政事二人位在左右二相下

奏書要語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書堯典坐朝問道垂

拱平章周興嗣文金鉉重名銀童賁服劉禹錫代平章事表

古今事實

僕射平章

正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二兩日一至中書門
下平章事

冢宰平章

裴冕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代宗立詔攝冢宰固辭以
疾之間日入政事堂平章事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為御小延英
召對唐本傳

皆先平章

唐李珣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
不帶平章

唐裴度奏狀不帶平章事昭愍皇帝謂韋處厚曰度既曾為宰

相何無平章事處厚因奏為逢吉所擢裴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舊衙減落帝曰何至是耶遂復詔同平章事

天子尊禮

杜佑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乞致仕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因乞骸骨許之分紀

天下重輕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二五日一入中書狀貌不踰中人而神觀爽邁操守堅正善上對既有功名震四夷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同上

中官昇堂

唐故事宰相不坐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丞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詔令至中書者引之昇政事堂仍致榻待之李璣為相即令去榻

典章書壁

李愚為平章事性剛介往往形言然無人唱和者但舉六典之舊章書之粉壁其經緯大畧全無所施

閱表得名

宋璟罷帝欲用張嘉貞而忘其名夜召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姓張而複名卿為朕思之夜半因觀文臣表奏一閱而得其名遂以為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

上簿署名

張嘉貞傳

鄭葵母以詩託諷中人有誦于帝前者昭宗意其有蘊未盡因有司上珽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葵傳

五日入中書

鄭覃以疾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以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分紀

二日入中書

裴度數引疾不任機事詔二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同上

對盧杞姦邪

唐李勉以檢校司徒平章事貞元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袁高還詔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陛

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時趨其對

絕輔國求相

裴冕為僕射平章事時李輔國驕甚求為宰相臣肅宗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冕聯章薦已帝密謂宰相蕭萃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萃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萃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深銜之

乘輿入門

五代盧程自太原觀察判官命為平章事程本非重望驟塵顯位舉止不常受命之日即乘肩輿騶導喧沸帝聞呵道之聲詢於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帝駭異登樓視之笑

求帶許郡

漢蘇逢吉為司空平章事貪贖貨財無所顧避求仕人稍有物
力者即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時秦王從贖字永吉至闕下
逢吉謂王之裔必有重貨乃遣人求先人玉帶且以三郡許之
永吉辭以素無縱有者不堪奉獻逢吉乃市一玉帶價數千緡
使永吉償其直

名教宗主

五代趙光逢為平章事常有女真竒黃金一鑑於其室亂離女
真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傳
諸宮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立園百行五堂不欺閭室
搢紳咸仰以為名教宗主

清白宰相

宋慶曆間杜衍為平章事苞苴寶貨不敢到其門時號為清白
宰相

足尊老成

文彦博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
觀俱上言彦博春秋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今以
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遂下制如公言事畧

與聞重事

平章軍國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王呂二公所平章
重事之目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則大典禮大刑政侍從
管軍二京尹三路師臣以上乃與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事

無所不關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朝野雜記

重事參決

天禧元年王且太尉兼侍中許五日一起起居每起居日入中書或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分紀

大事同議

慶曆三年詔宰臣呂夷簡每有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以聞以夷簡宿疾在身故有是命同上

大政共議

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廟堂與執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

時游廟堂

東坡行呂公著平章制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二老之友而閱勞以萬機之煩又云毋廢議論時游廟堂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二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同至都堂議軍國事

士艷其榮

元祐元年以呂公著平章事國朝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事四人其二入則呂公著父子也士艷其榮通畧

使問其年

文潞公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觀望見公殿門外契丹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

其語其綜理庶務醇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冷
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讓同平章事表

李嶠

臣言高品吳千金至秦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徐泗濠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者初受恩榮
若登霄漢退思塵黍如履春水中謝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
苟或虛受人無勸心臣自守方隅累更時歲荷唐虞宣力之寄
乏齊魯報政之能愧無可稱以答高位豈意聖慈弘獎天澤荐
加以燮贊之崇名被庸虛之陋實懼速官勞有玷大猷伏以宰

相之職安危是注其在當否繫于條舒唯以材非例無平進舉
不以德則負蒼生之望苟非其人或致夷戎之晒臣雖愚昧嘗
覽前言豈敢冒榮遂安竊位輒思事理冀盡勳亮若以汴河要
津漕運所切徐方倣擾師旅未寧謹當上直慮謀下貞戎律冠
期而進屈指可平勸衆之先是臣之志既行其事必在正名所
加節制安敢飾讓至於銀青貴服金鉉重名勳績無聞豈宜濫
及伏乞賜寢前命俯亮愚衷微臣有遂心之宜聖朝無不稱之
服名器斯慎退讓有聞遐邇聆風孰不知勸

為趙庶子謝平章事表

權德輿

祇荷成命捧讀詔書心魂震驚拜抃失所中謝臣聞燮贊化源
參和鼎寶上合三德以平六符苟非其所繫斯重臣本虛薄

素無器能徒以文藝獲承代業比有多事陳力清時累叨渥恩
踐履官序頃歲奉職中禁草議南宮遂忝左曹列於近侍顧常
內訟已慮曠官豈謂宸眷特加擢任非據伏自循省不知所安
且臣去冬尚守郎吏今纔一歲遂僭台司苟非全才難塞公議
雖鞠躬匪懈必盡事君之誠而宣化未能恐累知臣之舉生成
難報覆餗是憂伏以面奉德音不敢更有陳讓拜章感涕上谷
何階無任荷戴惶惧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代杜司徒謝平章事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蒙獎拔超踐鈞衡履玷大猷昧死陳讓再奉嚴旨不
令固辭恩厚命輕位高責重中謝臣聞天下安危注意將相處
論道具瞻之地當總戎作鎮之權雖計萬而求無聞秉鉞之寄

登壇以拜不兼調鼎之榮授受惟艱伊昔猶爾况臣庸瑣何以
克堪陛下玄造曲成大明私照俾掌戎律復參廟謨寵光之命
在臣已極毫髮之效於國何施謹當罄竭微誠奉遵至教仗天
威以厲不順敷聖澤以遂羣生上分軒食之憂下塞素餐之責
力誠不足心實念茲伏乞皇明俯賜昭鑒臣恪居官次遐守藩
維不獲伏謝形庭陳露丹慊心存闕下同犬馬之戀恩身在淮
濱仰雲天而結思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見太師部

鄧潤甫

除呂公著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見司空部

鄧潤甫

律詩

事文類聚新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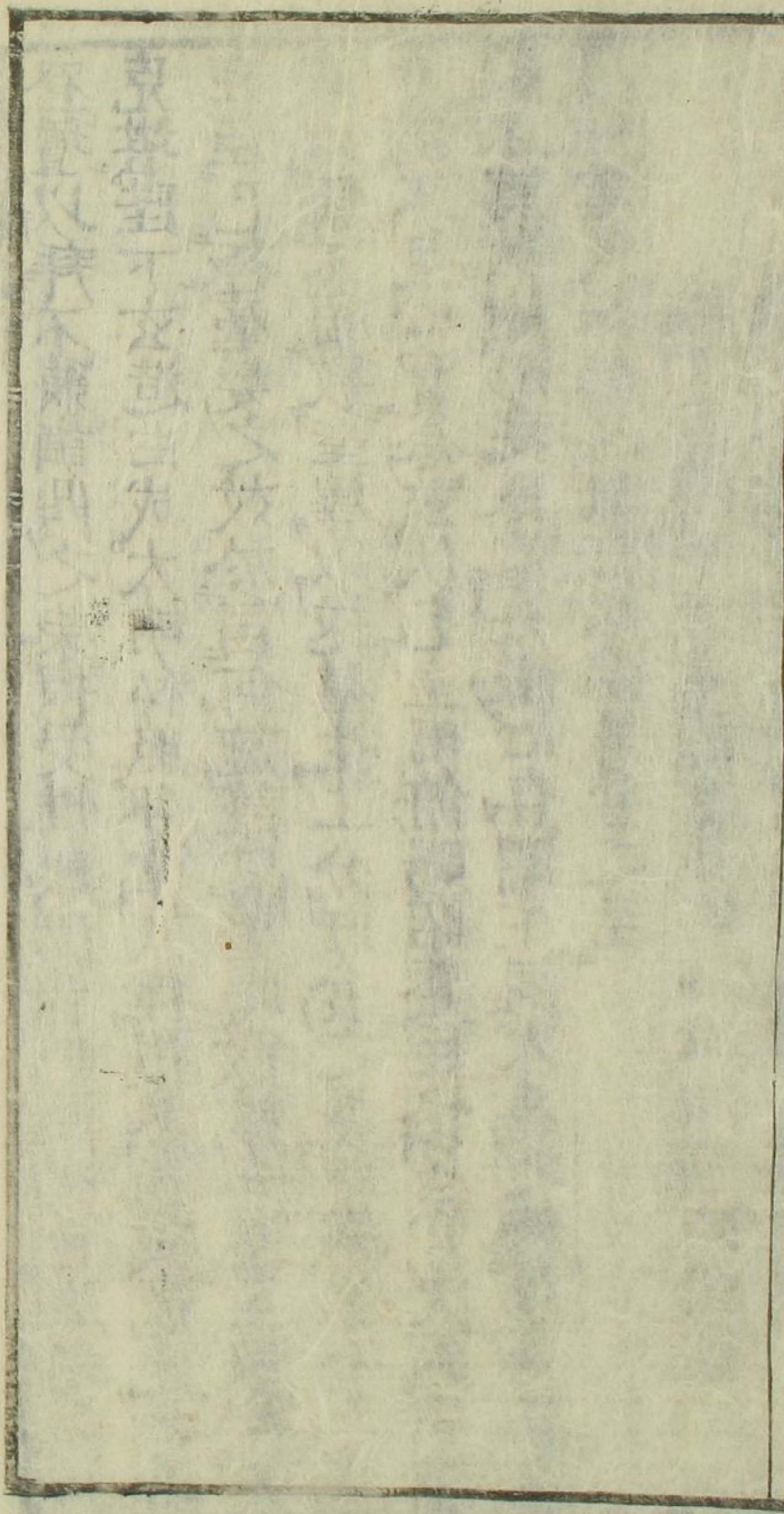
卷之七

三四冬

上平章王相公

魏野

聖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異好來相
伴赤松遊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八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省屬部

左右丞

歷代公董漢成帝建始四年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光武始減

其二唯置左右丞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服及騶伯

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至晉不改晉左丞

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給假右丞掌臺

內庫藏及諸器用民戶租布刑獄軍器督錄遠近文書章表

奏事宋齊梁隋皆有是官唐龍朔元年改左右丞曰左右肅

機威尊元年復舊名五代梁開平二年改左右丞為左右司
侍郎避廟諱也。至後唐同光元年復舊。宋元祐令尚書左右
丞並正二品為執政官。元以為宰相之貳佐治省事。
羣書要語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機密之會斯乃皇朝之司
直天臺之管轄傳咸峇李光序

古今事實

左君右君

漢制丞郎見丞呼曰左君右君宋百官志

左綱右轄

白居易為授使承宣尚書左丞制云吾前命崔從持左綱今乃
命承宣操右轄無裨戴劉魏杜專美於貞觀中

號曰神人

張謏少脩志節性聰明有令才鄉曲號曰神人除尚書侍郎左
丞進對威儀辭言辨遠帝深奇之後漢書

方於管轄

唐劉洎上疏曰尚書萬機是為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具一丞
方於管轄

八座畏憚

晉荀晞為左丞廉察諸曹八座已下皆側目憚之

三臺肅清

晉劉暉為尚書左丞正色在朝三臺肅清

臺閣自肅

晉傳咸為右丞臺閣大小望風自肅諸公贊

郎吏脩整

韋弘景素以鯁亮稱及拜左丞居綱轄之地郎吏望風脩整

職稱朕望

唐戴胄拜尚書右丞尋遷左丞太宗謂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無令僕保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聰明處斷明速議者以為左右丞稱職武德以來一人而已

功滿詔留

黃香拜左丞功滿當還詔書留秩拜尚書遷僕射東觀漢記

豪貴拂席

王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諸王駙馬豪貴之家無不拂席迎之乾元中為尚書右丞

有司供帳

張說代源乾曜為左丞視事之日上勅所司供帳設音樂內出酒食御製詩一篇以敘其事

記令史名

劉覽除尚書左丞今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當官清正無所私

對二騶飲

南史尚書丞給三騶謝幾卿性不拘朝憲嘗預宴遊苑不得醉而歸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帷與車前二騶對飲觀者如堵

樂卿處之自若

上殿不下

吳賀琛遷尚書左丞并參禮儀事琛前後凡郊廟諸議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以此呼之

至門不開

北齊張耀為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文宣夜還耀不開門勤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開迎文宣笑曰君欲學郗君董也賜以錦袍以其忠勤遂見親待

不置僕射

唐貞觀中宇文節為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江夏王

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帛二百疋勞之曰朕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怒對宰相

顏真卿為尚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陝府還真卿請先謁五陵孔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

奏求良由

隋楊汪為兵部侍郎數年文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與良由為報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尋拜汪尚書汪明習法令果於

割斷特號稱職

効競銀箱

隋鄧茂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箱茂奏効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茂去織寂幽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軍近臣越得階庭朝夕聞道虞尚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僚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美錦令製

崔思謙初拜右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措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

挽弩自射

晉郤詵為尚書左丞糾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此為挽弩自射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唯才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洪聞悅服

歷圍按火

趙洵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火發慶與東宮相近代宗疑之洵為巡使俾令即訊洵因歷墻圍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既奏代宗稱賞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洵究理詳明及刺衢州年考既深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洵官德宗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洵乎對曰然即自拜尚書左丞

當食批案

唐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親族衆多為言左司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通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者乎昉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王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短偃曲鈎

唐崔善為武德中歷尚書左丞甚得時譽諸曹悉其聽察因其身短而偃朝之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爵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聞勞勉之因購流言者加其罪

懦被擲器

晉王國寶因酒坐怒右丞祖暕之攘袂呼喚以盤盞樂器擲

之為有司所憚烈宗詔曰國寶縱肆情性其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其免官

古今文集

雜著

王右丞制

元厚之

朕循唐制復文昌府以令僕執國太政而丞為之貳禮優秩峻茲謂輔臣某亮直清明有猷有守服在禁近厥聞惟休茲用命爾以中大夫正秩于右轄於戲庶習雖逸法艱為初凡厥有官弗祗弗迪亦惟朕政未發于中其能允諧時汝之任往服朕命厥惟懋哉

蒲左丞制

元厚之

同右丞其官問學才猷該洽通敏自朕識拔揚于禁嚴是用命爾以中大夫正秩于左綱於戲若昔大猷訓迪在位時朕忱汝協濟茲惟柢辟可以肅列曹惟若德可以熙庶績圖休于永與尚懋哉

劉摯尚書右丞誥

蘇子由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宗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寞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列具官劉摯早以御史少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開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

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歸委任尤重夫以言責入甚易以義持已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謝除尚書右丞表

蘇子由

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僣優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公議恭惟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偽之真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童句少儒早歲猖狂偶竊方聞之選中年流落既安縣尹之卑遭時乏入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囁嚅議論之場舉皆空言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

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
光才短力罷安能越六聯之滯論雖復黽勉就職愧歎何言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
弟之非將建大厦以覆群生故收衆材而無棄物然臣負過其
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已無私或不孤於托付引類自助幸得免
於顛躓不渝始終少答恩造

為蔡左丞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俯臨慙顏
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竟摧戴巨鼇之山未如恩重臣聞尚書
百揆翊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宮左轄晉昇孔
坦諒直當時漢拜楊喬閑練故事庶得百僚有憚於會府諸侯

取法於京師臣實謏才謬登清貫握蘭起草昔忝朝經剖竹頒
條近貽人瘼備歷中外無聞聲庸版圖再緝貢賦未均於九州
銅印更操威儀不檢於三署次郎補缺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
難此受竊謂旁求俊乂側訪瑰奇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與
化致理時無間言况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儻蒙
垂收紫渙俯矜丹誠愚臣保陳力之言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
覲冒惶悚之極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古詩

上韋左丞二十韻

杜甫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霖雨思賢
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

鶴新章賢初相漢范滂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樟
深出地滄海闊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縉紳持衡留藻鑑聽
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
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
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回首驅流俗生涯似
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與有神為公
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贈韋左丞丈濟

杜甫

左轄頽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時議歸前
列天倫恨莫俱錫原荒宿草鳳沼接章衢有客雖安命衰容豈
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塗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

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老驥思千里饑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
足慰榛蕪

參知政事

歷代公董 後魏古弼為尚書參知政事隋蘇威高穎等參預

朝政唐劉洎張文瓘皆參知政事魏徵杜淹等參預朝政崔
仁師等參知機務此其始也宋乾德二年太祖已相趙普畏
其專將擇官以為副而難其名稱召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
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今可用之遂命薛居
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
令就宣徽使廳上視事殿庭別設搏位於宰相後勅尾書銜
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半之蓋帝意未欲令居正等名與普

齊也

會要○史臣錢若水等曰按唐高宗嘗欲用郭時舉參知政事復以其資淺止令同承受平章事亞於參政矣穀言

失之

開寶六年詔參政薛居正等於都堂與宰相同議公事

又詔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宜令與居正等同知雍熙四年御

史言文德殿常朝百官皆有搏位唯參知政事未有詔令依

位排砌至道元年詔參政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其搏位

先異宜各為一並得升都堂二年詔自今參知政事不知印

押班搏位列宰相後不升政事堂然押勅齊衙行並馬至今

不易參政行丞相事多不踰年淳熙初葉夢錫龔夬之行丞

相近三年言者以為懷私嘉泰許深甫為參政命陳勉之兼

權又除袁起巖蓋三頁也嘉定初命雷季仲妻彥發樓大防

亦三頁遂為故事元尚書自置參知政事二人為宰相之貳

佐治省事

羣書要語

參聞政本職重端副

唐李靖制

宜緝合階之政

唐崔

日用制

燮贊化原參知鼎實

柳子厚代謝表

擢參相府貳秩合

衡楊億謝表

酒陪議於宰除

賜魯公亮批

豫大政於萬機下丞

相之一等實錄

贊貳國鈞參圖廟論

歐陽集

黃樞貳職侍講金

華紫府引真參謀王鉉

陳希烈制

參聞政道陪貳宰司

賜魯公亮批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太宗賜蕭瑀

古今事實

崔湜文詞

唐崔湜初執政也年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

事類彙編

卷之八

宗序

下天津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燕公時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翰林盛事本傳

戴胄忠直

唐戴胄為尚書丞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其實忠直厲行情深體國

諭除銀鈎

隋蘇威與高穎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履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政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本傳

解賜佩刀

唐魏徵知門下省事詔朝革國典參議得失他日宴群臣帝曰

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本傳

貢金不受

褚遂良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貢金遂良曰討弑君之罪不受其賂分紀

進爵以酬

唐戴胄為吏部尚書丞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厲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勞本傳

蹈履仁義

魏徵與杜淹等以秘書丞參預朝政上問徵與諸葛亮孰賢云

三才類集卷之八十一 德壽堂本
云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本傳

勤行仁義

魏徵字元成正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於是帝即位四年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本傳

參掌機密

魏文帝即位劉放孫資轉為左右丞參掌機密評曰劉放文翰孫資勤謹並管喉舌權聞當時三國志

輔贊聖德

施大資點字聖與自除簽書某一月即參大政總軍國之務者

凡六載所建明為多尤以輸忠切諫輔贊聖德為心言行錄

守道耿介

唐蕭瑀復參預朝政帝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瑀於爾時不以利誘威怵杜稷之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大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歿日猶生年也本傳

風範端凝

李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俄除參知政事職源

剛毅守節

薛簡肅公奎字宿藝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

用吾今用卿矣。公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
挺立無所牽隨言行錄

剛正立朝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在政府七年務裁抑僥倖不以
名器私人同上

稱為五貴

隋蘇威字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蘇威傳

不直一錢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請昉於上前人有
言於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後盧敗昉知政事及盧事昉頗為

揮解之上因言曰盧多遜常毀卿不直一錢昉乃信上由此益
重昉常目之為善人

真宰相才

寇萊公進名為參知政事嘗奏事切直太宗怒起輒攀帝衣復
坐事決乃退太宗曰此真宰相材也太宗實錄

真台輔器

趙公普為相呂端為參政嘗語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
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色真口輔之器也

中書總目

歐陽文忠公脩字永叔公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
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公與韓公同心輔政

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轉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人言行錄

天章條事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爲參知政事每進見上以太平責之既而再賜羊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退而條列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言行錄又宋元憲公庠帝召一府天章閣觀書上出詔自問天下利病事公時參知政事獨進曰臣等願至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同上

兼樞密院

趙忠簡公鼎字元鎮宰執奏事上詔孟廣沈與求並兼樞密院

趙鼎曰仁宗陝西用兵宰相兼樞密今臣既兼而參與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無前人所謂密院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賦而密院用兵不止者矣言行錄

同議邊事

紹興四年六月臣僚言仁宗皇帝康定初陝西用兵知樞密院晏殊言近詔邊事宰相兼議而參知政事獨不與聞乞自今並許同議仍令書檢帝曰議政之臣所當同國休戚詔皆從之望檢會康定故事應密院邊事之大者詔參知政事同議仍書檢詔依見行條例仍自今三省官通書檢中興會要

面議政事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

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言行錄

前陳利害

王文忠公堯臣字伯庸在政事堂議論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利害甚多言行錄

前辯是非

唐曾肅公介拜參知政事與同列論政事未嘗阿屈雖在帝前必究切辯析要是非之歸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一日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

論禁朋黨

慶曆四年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政范仲淹對曰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快水記聞

令薦人材

趙忠簡公鼎在洪二年召還除參知政事上令鼎薦人材公節以朱震范同呂祉陳彙呂本中林季仲董棻上之言行錄

面折賈琰

竇侁與賈琰同事太宗府中太宗嘗與諸王府射琰稱贊而多矯誕侁叱之太宗不樂因罷會白太祖出侁陞州後爲參知政事太宗謂曰卿何以至此曰陛下以藩邸權恩至此太宗曰非也卿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職源

頭歐劉樹

後魏古弼大武時為尚書令參知政事方欲奏除減苑囿遇太武與劉樹圍棊弼梓樹頭歐其背大武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通鑑

取法韓歐

周益國文忠公必大除參知政事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於宰相事任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脩殿上日有所爭退則懽然無間最為可法言行錄

勞曰裴度

慶曆中貝州兵士王則反明鎬師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上欣然委之訛旋除平章事及見上勞之曰卿朕之裴度也

職源

太平宰輔

王文正參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文正歎曰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為太平宰輔李文靖公不卷至中書召文正語之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聖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言行錄

清優學士

孫夢得為參知政事曰俸祿差厚爾與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優不如學士而勞責過之東齋記事

自節度除

丁謂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召為參知政事以當降麻盛不

肅為學士以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其銜之
倦遊錄

與相職均

張方平除參政制曰參議大政雖下丞相一等至於坐斷廟堂
之論上則幹元化以調四時下則望至仁以澤萬類近則群元
仰首以承德遠則殊俗交臂以待命蓋與宰相之職業均丁殊

丁員押麻

凡鎖院文臣職事官承務郎釐務官通直郎以上明日赴交德
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政一員押麻麻卷自內出閣
門啓御封兩吏對展官贊舍人南面搢笏義手摘首尾詞及階
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詔令及冊后

之類則宰相文武百僚俱入

淳熙玉堂雜記

輪日知印

至道元年詔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輪日知印押正衙其位
博先異位宜合為一商議軍國政事並得升都堂閏七月衝改
會要

乘傳赴闕

淳化四年知大名府趙良言乘傳赴闕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即
日赴中書視事長編

轉官加階

王冀公以參知政事判大名府召還加邑封契丹方講好真宗
欲重其事冀公入謝特命以衣帶鞍馬賜之自後一府轉官加

階勳封邑入謝皆有對賜分紀

虜喜得人

薛簡肅公奎拜參知政事公嘗使契丹議論服其坐中及聞公
用皆喜曰是得人矣六一文

行且相卿

契丹謀入寇畢文簡公士安首疏五事帝多納用中書閱相乃
進公參知政事帝曰未也行且相卿言行錄

魚頭公

魯肅簡公參大政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公屢折之帝前時
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性直言骨鯁如魚
頭也同上

骰子選

丁謂作參政或率楊文公賀之公曰骰子選耳何足道哉東齋筆記

魏徵批鱗

魏徵參預朝政帝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見其嫵媚耳對曰陛
下道臣使言臣不敢數批逆鱗哉本傳

丁謂拂鬚

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於中書有美汚中書宸准鬚謂與拂之
準曰君為參預大臣而與官長拂鬚耶謂顧左右深愧恨之

召母賜坐

賈黃中兩受詔知貢舉多揀拔寒俊號為無私又掌吏部選事
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賜

坐與語曰教子如此真所謂今之孟母也因賦詩以美之賜予甚厚事畧

加父優恩

叅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廬粟崖吳正肅與尚書張公安道樞副陳堯叟張文孝吳文肅田登用而朝廷多優加其父恩命焉春明退朝錄

不交一談

張洎為給事中叅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以自大洎夙夜坐曹每冠帶候準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之後既同秉大政準亦忌之洎奏事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

不曉一句

張洎為叅知政事嘗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廊廟上有所詢問乃默然不言深失評議之體端曰洎雖有所言皆不過俾揣陛下意耳上默然明日洎上疏徵買指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隴餉餽上初有意既而悔之覽奏不悅却以付洎謂曰卿所謂朕不曉一句洎皇恐流汗而退

同議都堂

會要開寶六年六月詔叅政薛居正口餘慶於都堂與宰相趙普同議公事

坐退思嚴

魯宗道為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謂之退思嚴雖妻

古今文集

雜著

蔡系政制

元厚之

勅卿輔之任為朕股肱惟高謀博識可以濟太平之功惟同德
一心可以成天下之務居嘗遴選尤謂才難具官其學足以造
微智足以適變向跡禁近遂長憲臺繩愆糾繆而多所贊襄指
佞彈邪而無所迴隱維持大法以尊君愛國為心排沮異端以
陳紀立經為務詢求列位爾實忠嘉斷自朕心進參太政夫惟
以公滅私則無朋淫之毀以忠事上則有輔德之休祗服訓辭
往欽朕命可特授

章系政制

元厚之

勅朕若稽古正名于百工惟門下二品副待中之職與聞國論
實左右予其官其直登雋明通達治體當陪宰府出殿師落今
茲命爾躋秩于東省爾其念哉民之利病在賦政政之臧否在
官人官非其人政或失當出納自爾任惟欽哉

讓知政事表

李嶠

有命自天光寵踰量如集于木啟處失圖中謝臣聞簡賢任能
百揆所以時敘謬官失職九流於是咸曠隆替所寄義不可輕
臣才實凡庸志無遠大叨預簪纓遂升臺閣踐金門而遊石室
掌孤史而參鳳綸被蜉蝣之衣徒切榮寵接鸞鷲之羽又慙不
曠且受妨賢之責忽承非次之恩乃使參預機衡獻替帷幄持

濟巨之舟楫味和羹之醞醢以挈瓶之智陪負鼎之遊將何以
祗奉帝惟弼亮皇極况丹青所運鼓舞通於四時鑪錘所裁綱
紀行於萬俗動關政體豈易其人臣才缺行踈藝殫術淺同乎
房之多病異吳漢之強力策支離之杖未振其軀資擁腫之材
豈勝其任將恐貽災傾餗取辱敗軍喪實虧名夫豈足惜善公
撓法茲焉是懼敢緣陳力之義輕布由衷之請伏冀九書垂澤
三舍迴光體臣不移之愚於臣難奪之志特停過謬改命才賢
則聖滿之凶不累於凡鄙棟隆之吉永光於聖代

辭免參知政事表

歐陽脩

職系論道宜極選於一時授匪其人實駭聞於衆聽恩命所被
跼踖難安中謝伏念臣本乏材能徒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

聞置在樞機素殫已甚雖聖王之恩天地曲示令吳邑而朝廷之
事臺臺動關利害豈止臆息之謂每懷誤國之憂矧惟政事之
臣實代天子之任俾之贊貳且擇材賢伏望皇帝陛下收誤獎
之恩廣金諧之訪憫疲篤之已試備見無庸求後文以在廷擢
之不次俾或安於舊職莫免速於罪辜報效之誠殫糜後已

謝除參知政事表

歐陽脩

贊貳國鈞參聞妙論謂宜不次之選冀得非常之材乃以敏邁
比之承乏誤恩過被詐讓靡從中謝伏念臣少迫賤貧獨勤學
問儒者博而寡要况匪多聞文章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
遭亨嘉之會驟蒙獎擢之私叨言語侍從之流逮今踰紀玷出
納樞機之任初之可彌幸先彈理之未加每欲逡巡而忍去敢

期壽眷伊與政機優以寵華進其爵秩望非意及榮與憂并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德聰明禹躬勤儉博求後人以濟治康謂
臣既撲且愚必能循於忠謹雖庸而懦尚可策其疲篤狼以備
貢遂茲冒寵敢不益堅素守自勉不強惟殫犬馬之勞上答乾
坤之造

辭免叅知政事劄子

樓鑰

承命下臨撫躬增惕竊以中書之本萬化固資叅預之良近臨
之有一言足稱荷毗之重敢言推擇誤及元庸伏念臣涖點從
班叨應有府才再周於月瑄已疊被於恩綸玩愒自慙於事功
而何補暴波既甚况疾病之復侵方將俟使介之旋便請掛衣
冠而退忽驚寵渥俾與政機載故舊華間有二人之同列若稽

近比未聞兩地之贊負伏望皇帝陛下俯察由衷曲於過分收
還成渥願亟賜於俞音茂束英才以共扶於輿運

辭免叅知政事表

樓鑰

進叅政柄誠出誤恩冒竊遂函未回淵聽淳布懇祈之切敢辭
俯偪之恭中謝伏念臣才不遠中身今既老十載排根之已甚
實倍責於保全一朝收名而復還又屢叨於褒擢非敢忘知止
之義蓋欲堅圖報之心今則疾疢交侵徒強顏而自覩年齡云
邁顧納祿之未能使在旬月之間稍有一毫釐之補序遷而上已
分已逾而况據案牘而書名雖負而何益對冕旒而奏事無
長策之可陳謀寵所知羣言必駭伏望皇帝陛下念經綸之事
重思輔贊之才難別選英髦俾作調元之助毋容棄瘁更詒濫

吹之譏或昇舊班俯存孤迹

謝除參知政事表

樓鑰

充貳樞庭方慙玩傷晉隘宰路遽被推遷倍深臨谷之危莫遂
 循墻之請中謝寤以朝廷建輔號天子之四鄰政事參聞下丞
 相之一等定名稱於乾德復官制於建炎必求異能乃副隆委
 伏念臣頽齡景迫壯志日凋昇堂吏銓但守停年之格濫居宥
 府未寬思職之憂雖粗竭於謏才終莫裨於未議真一宜去有
 七弗堪宿恙漸侵將顛天而致禱誤恩狎至真踏地以靡違况
 秉鈞當軸之虛負而知印押班之分日兼與漢董之約仍從商
 皓之游命服匪頒復賜天閑之駮爰由增衍更開公社之封肯
 在本兵尚為僥冒茲叨助理尤懼曠疎茲益伏遇皇帝陛下盛

德又新至誠樂與折衝御侮坐底於外寧聚精會神力先於內
 治東求俊又宜在弼諧肆冷衰退之蹤亦恭延登之數臣敢不
 益殫愚慮仰贊宏規曰都曰俞願竊慕康歌之喜欲足知止庶
 幾從告老之私

上曹參政書

臨溪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
 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
 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夫而閣下必欲使之察
 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
 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又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
 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

矣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命而私焉論者
 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然而不敢避
 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
 入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
 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
 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
 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嘗有至於然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
 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
 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
 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
 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天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爲

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
 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美然而事親者猶將
 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
 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其某之材
 固不足以任使事美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
 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美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
 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慨
 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
 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
 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壽而施之各
 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

人之心區區好快而自私不怨也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之所願而樂者乎冒瀆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與鄭丞相劄

朱晦庵

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濟會少有一毫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暮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竟致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為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繁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

亦無足言者今若得以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舍矣入地無所恨矣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纏撓不遂所懷則喜素心尚在本未能平一旦遇事感觸不能自己更以垂灰之年自貽投竄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身任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喜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垂絕之言無復倫次唯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

詩話

作釣魚詩

見前參政類

此處為書影，文字模糊，難以辨認。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九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省屬部

左右司 郎中 員外郎

歷代沿革 隋煬帝二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品同
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唐武德初省正觀初復置改為
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左右承務咸亨中復舊名掌副左右丞
所轄諸司事天后永昌元年復增置左右司員外郎各一人
神龍初省後復置宋朝以為階官元豐正名始實有職掌左
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凡四員掌舉諸司之綱紀

號為都司亦曰左右曹元豐六年都司置御史房主行彈劾
御史按察失職七年御史房置簿以書御史六曹官糾核之
多寡當否為殿最紹聖初詔都司以歲終點檢六曹稽違太
多者其姓名取旨一年詔御史臺察六曹稽緩違失者送左
司紀定建炎二年以置檢正省左右司二員明年復隆興元
年詔左右司郎官各差一員減罷二員二年詔左司書擬吏
戶禮機速房右司書擬兵刑工賞功房文字後以右司掌刑
房事任為劇乃置二員左司掌總察吏戶禮三部受事傳
事右司掌總察兵刑工三部受事傳事各置郎中員外郎都
事其屬有祇候郎君架閣庫管勾同管勾等人

羣書要語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三公之喉舌漢崔寔傳二十

四司呼左右司為都公唐書董正六曹通鑑省闈紀綱百
司左右司掌受傳六曹之事而舉正文書之稽失四朝志舉
稽違署符目知宿直為丞之貳六典掌舉諸司之綱紀與百僚
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同上位膺列宿爵綰通班總八座
之繁司承萬機之要務鏘鏘會府掌北斗之璣衡肅肅禮闈握
南宮之樞輿張鷟勅許鑑文尚書政本左右司綱紀之地故郎
選異於諸曹南豐擬制都司分治六官事無巨細畢陳于前若
網在綱振之則舉弛之則廢藥城除孫覺制中臺都司主以郎
吏非獨付受書奏亦以助正紀綱除張康國等制升冠都司之
右趙及制都司紀綱之地非習知臺閣故事不在茲選同上參
訂左曹參訂右曹同上

事類彙編卷之八

古今事實

毗佐助鼎

太尉司徒司空長史秩比千石號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應邵漢官儀

台佐加貂

褚球字仲寶為司徒右長史加貂佐加貂始自球南史

玄冕黻裳

隋煬帝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宋因改曰郎中服章與諸司郎中並同玄冕五旒衣元章裳刺黻一章兩梁冠

玄纓纁裳

天后永昌元年始置左右司員外郎各一人時顧琮自侍御史

除元懷真以洛州司戶遷其朝服與諸司員外郎並爵并玄纓簪道青衣纁裳一梁冠

以文辭薦

白敏中字用晦為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白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病足宰相李德裕薦敏中文辭類其兄而有器識

以詳整稱

武元衡字伯蒼遷左司郎中詳整任職時以詳整稱重

勵志獨立

隋骨儀為右司郎中于時政漸濁亂貨賂公行士夫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隋書

草疏極言

張拭字敬夫除右司員外郎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拭夜草手
疏極言其不可且請宰相質責之宰相慙憤不堪而上獨不以
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言拭復奏上意感悟命得中寢
誠齋集

精簡得人

太宗朝劉洎上疏曰尚書萬機乃為政本比者綱維不舉竝為
勲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四員左右
丞左右司郎中如竝得人自然綱維一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
息其稽滯哉唐書

掄選有序

吳王潛為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甲簿湮沒

潛雍容款接坐客常滿隨才而接人人自以為得徐知誥相吳
掄選有序潛之力也九國志

公廳決事

劉摯傳摯遷右司郎中初宰相每於執政分廳時請問白事多
掄兩端司意自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

都堂坐白

張維字振綱留為左司郎中遇事有未便輒詣都堂坐白或甚
曰瑣瑣辨切非朝官體公曰都司助調鼎實幾微所關若規東
籤擬輒涉筆書不置可否安用我輩耶晦庵集

沮大臣議

倪濤字臣濟遷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

為固位計濤獨曰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無輕議以貽後患宰相王黼怒曰左司敢沮軍耶罷之東都事畧本傳

宣都司力

葉顥除右司時孝宗初即位欲清中書之務增宰士之員公膺首選遷左司一日帝召諫官曰葉顥在都司二年甚宜力然與宰相為朋黨諫官對曰臣不識葉顥聞之公論不然因陳其求外補意帝默然良久曰非卿則朕無以知此人越翼日除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楊誠齋集

書數曾布

陳瓘為右司員外郎以書獻曾布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管而壞先政皆閣下之過也布讀之大怒辨論移時瓘指事終言

辭色不撓堂吏比肩竦觀又以日錄辨國用須知繳申三省遂出知秦州丁未錄

面折願浩

紹興二年時方審量濫賞以左右司領之呂願浩當國時有縱舍右司員外郎王岡輒持不可曰公東國鈞於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然始有所歸夫願浩矍然中興系年錄

出使除職

元豐六年七月左司郎中范雍直龍圖閣河北轉運使都司出使除職自此始元祐元年范子奇范純夫自左右司出為河北京東轉運皆用雍例直龍圖閣長編

被劾失職

被劾失職

許鑑為左司郎中不稱職張鷟劾之云位膺列宿爵館通班總八座之繁司承萬機之要務唐書

自書除自

王震字子發元豐四年開天章閣初用官制大除拜詔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授右司員外郎直使自書除自時論笑之哲宗實錄本傳

學為宰相

紹興十三年三省擬進右司郎中上謂輔臣曰神宗聖訓云左右司便是學為宰相豈可不謹擇會要

都事

歷代沿革本尚書都令史之職今人益前漢官也漢尚書臺令

史秩二百石魏令史皆八品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陳五人品並第八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正八品上唐置六人從七品上自晉宋齊後魏北齊隋置八者當八座之數梁陳置五者當五曹之數唐置六者當六曹之數宋尚書省都事正八品元於左右二司各置都事亦古制也

古今事實

絳服賢冠

都令史絳朝服進賢二梁冠官品第八廩月八斗晉百官表注

朱衣執板

自魏晉宋齊正令史書令史皆有品秩朱衣執板進賢二梁冠

判事側坐

尚書郎判事正坐都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 北齊故事

在任專學

虞溥字允元為編將軍領兵備隴西在任專學以郎中補尚書都令史

有國士風

趙孟字長舒補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固有疵黷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

言古葬地

太康六年尚書郎令史王銓上言古葬必於不食之地不妨民

令率土之臣各附京邑求墓地廣種松栢臣恐數十年後民稀松栢相望非求安之制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54109